

熊德基 著



六朝史考實

熊德基



熊德基著

六朝史考實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六朝史考實/熊德基著. -北京:中華書局,2000
ISBN 7-101-01899-8

I.六… II.熊… III.中國-古代史-研究-魏晉南北朝時代
IV.K235.0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1998)第 15376 號

責任編輯:金 英

六 朝 史 考 實

熊 德 基 著

*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 發 行

(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北京朝陽未來科學技術研究所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1/32·16 印張·339 千字

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1-2000 冊 定價:25.00 元

ISBN 7-101-01899-8/K·867

本書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基金資助

序

熊德基先生既是學者，又是革命者。原其初衷，即欲以學者名世。而適逢神州板蕩、國事蜩螗之際，非僅歐美列強恃勢交侵，即東鄰日本亦舉兵進襲，強佔我東北三省，復割取冀東，千年古都，危在旦夕。熊先生時正就讀於北平中國大學，深惟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，遂奮起參加抗日救亡運動。時逢亂世，是非顛倒，乃至愛國有罪，抗日非法，熊先生竟被當局投諸狴犴之中。幸而獲釋，而日本帝國主義者正蓄謀大舉入侵，全國抗日運動更加風起雲湧，雖欲靜處書齋，專心向學，其勢固不可得矣。旋即蘆溝橋變起，倉卒南歸，及轉學西南聯合大學，卒業後執教於藍田師範學院時，率皆一方面鑽研學術，一方面從事抗日工作。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後，次年來廈門大學執教。新中國建立後，任職廈門大學副教務長。不久，奉調至福建師範學院任副教務長。一九五七年，又奉調至北京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任副所長。於此諸處工作時，正當革故鼎新之際，多所變革和創置，熊先生事必躬親，竭盡心力，務底於成。唯於公餘及例假日片刻休閒之際，爭分奪秒，從事於學術研究。以後又遭逢「十年內亂」。迨亂事結束，熊先生年事漸高，不數年即離職休養矣。

約計熊先生生平，大量時間用於抗日救亡及革命建設工作，其用於學術方面者相對減少。然其功底深厚，力學不倦，馬克思列寧主義著作及經史百家之書，靡不涉獵，而取精用宏，卓然有立。如其酷

愛詩詞，工於吟咏，靈感一至，斐然成章，其夫人陳可貞女士爲之整理梓行之《鑿堂詩草》，即可見其思致與功力之精到。至於史學，乃其主治之學，尤爲所致力者，然不輕易着筆，嘗與人云：治史必須胸有真知灼見，決不可率爾操觚；再則必須全面掌握資料，爲山九仞，尚不可功虧一簣，掛一漏萬，更何從取信於人？又則不宜人云亦云，隨波逐流，必須有所發明，有所發現，道前人之所未道者。執此以爲準繩，亦可略見其治學之嚴。

如其所著之《太平經》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一文，由於時人認爲黃巾爲太平道，《太平經》係農民革命理論著作，熊先生以唯物史觀爲指導，獨具只眼，發現其說之未妥，於是廣搜范書、陳志、《太平經》及有關之各種著述，深入進行分析比較，指出《太平經》之作，是東漢方士企圖維護搖搖欲墜之漢朝政權，所言太平道，即「助其君致太平」之道，絕非農民革命理論著作，且與農民革命相敵對。黃巾起義軍所信奉者爲「中黃太一」，從未稱爲太平道，黃巾與太平道毫無相通處。如此詳細佔有材料，探蹟索微，力排衆說，足見其史才、史學、史識之造詣。他如《曹操政權的性質及其入魏之變質與滅亡》、《魏晉南北朝階級結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》、《六朝的兵家與家兵》等，皆鉤深致遠，有所發現，非徒空言，洵具史裁。

熊先生在離休後，即着手編纂其所撰六朝史論文，定名爲《六朝史考實》，初步擬定所收之篇目，進行未久而熊先生溘然辭世。所擬收入論文中，若干篇僅爲初稿，必須加工修訂。經朱大渭、張澤咸兩位教授整理校訂，於今方克藏事，得以付梓。如上所述，熊先生精力時間強半用於革命及行政領導工

作，而又惜墨如金，不苟著述，故此集收文不多。然兵在精而不在多，少康中興，衆才一旅；趙卒四十萬，竟坑於長平。從來鴻篇巨製，湮沒者不可勝數，而湯盤數字之銘，流傳至今，則雖多亦奚以爲！且熊先生爲學甚廣，文史兼攻，即史學著作，尚有在六朝以外未及收入者。而集中所收，其立意命題，皆有獨到處，卓然成一家之言。總之，其治史及致力於革命工作，皆有足供師法處，所以嘉惠於來者固未可量也。

前此我已序熊先生之《鑒堂詩草》，今復應囑序此史集，蓋熊先生昔日之深情厚誼，常縈心懷，乘此以補前序之未盡，亦以得附驥尾爲幸也。

一九九六年夏韓國磐志於老榕書屋

目次

序	一
《太平經》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	一
一 《太平經》的體制及作者	一
二 《太平經》與黃巾的思想的比較	一一
三 《太平經》與天師道的關係	一七
中國農民戰爭與宗教及其相關諸問題	三五
一 階級社會可能出現兩類不同的宗教	三五
二 異端宗門與革命組織的聯繫與區別	四四
三 宗教經卷和教義有無革命思想	五三
四 餘意	六六
曹操政權的階級性質及其入魏後之變質與滅亡	七七

一 漢末各階級的分化以及曹操身分、思想的二重性和創業經過	七六
二 曹操的用人政策、政權結構和階級性	八五
三 魏朝用人政策的改變、政權的變質與矛盾、鬥爭及其亂亡	九二
鮮卑漢化與北朝三姓的興亡	一五
一 北魏漢化過程中孝文改制的深意與效果	一五
二 高歡創業和漢化中所受鮮卑舊習之影響	二九
三 北齊漢化與反漢化的矛盾和政變	三七
四 北齊後期的胡化與亂亡	一四四
五 宇文泰重視儒學並在政治上軍事上充分發揮漢人的作用	一五〇
六 宇文泰之行「周官」及其緩和胡漢矛盾之權宜措施	一五八
七 北周的繼續漢化與宇文邕平齊前後的改革	一六四
八 楊堅代周加速鮮卑與漢族的融合	一七〇
九品中正制考實	二〇一
一 九品中正制的建立初期及其問題	二〇一
二 兩晉的九品中正制	二二三

魏晉南北朝時期階級結構研究中的幾個問題

——《魏晉南北朝時期各階級的分析》序說	三三
一 名詞與概念的混亂	三三
二 戶籍與階級的關係	三六
三 等級與階級的區別	三九
四 門閥觀念與階級結構的關係	三三二
五 民族和階級的關係	三三七
六朝農民的負擔、階級地位與歷史作用	三四五
一 兩類不同的農民——編戶「農民」與「客戶」	二六七
二 賦役制與農民所受的剝削	二六七
三 農民的苦難生活和他們的鬥爭	二七九
六朝豪族考	二九五
六朝的兵家與家兵	三〇五
一 兵家	三三五
二 兵家的解放	三四〇

三 家兵的性質與來源·····	三四五
四 家兵的身分及其變化·····	三五四
六朝的官私奴婢·····	三六五
一 奴隸的名稱及其由來·····	三六五
二 生產中的地位與勞動形式·····	三七二
三 奴隸的鬥爭方式與放免·····	三八三
六朝的屯、牧、官商、伎作和雜戶·····	三九五
一 屯戶與牧戶·····	三九五
二 官商與伎作戶·····	三九九
三 雜戶·····	四〇六
陳忱與《水滸後傳》·····	四一五
《天雨花》作者為明末奇女子劉淑英考·····	四三三
一 《天雨花》的文學價值與版本·····	四三三
二 劉淑英的生平、思想和作品·····	四三九
三 《天雨花》為劉淑英作試證·····	四五二

漫談詩鐘	四六九
附：熊德基先生簡歷和著述年表	四八七
後記	四九一

《太平經》的作者和思想及其與 黃巾和天師道的關係

在研究中國宗教與農民戰爭的關係時，人們總是首先以黃巾爲例。黃巾一向被視爲「太平道」，因而很容易聯想到《太平經》。黃巾起義是農民的革命鬥爭，因而更推論出《太平經》是「農民革命的理論著作。」^{〔一〕}從一個這樣的結論出發，又在多次的農民戰爭中作出一系列的類似的推論，從而交織成一幅巨大的羅網，模糊了整個中國農民戰爭史的真貌。要撤除這重羅網，首先必須解開這個死結——《太平經》的性質，即必須了解它是什麼樣的人所爲？代表哪種人的思想？它與黃巾等方面的關係如何？本文擬對此進行初步的探索，並對時人的論述略作商討。

一 《太平經》的體制及作者

要考察《太平經》的作者，首先要區別《太平經》的本文和後世的撮鈔，並分析經文的不同組成部分。

如所周知，《太平經》本文現只殘存正統道藏本五十七卷。(一)早經有人論證，大體可信是漢代的舊文，惟對《太平經》確切的成立年代提出疑問而已。(二)另外有《太平經鈔》十卷，除「甲部」純屬偽造外大體是自本經節鈔出來的。《太平經聖君秘旨》七頁，亦鈔自經文。此外，還有些舊籍徵引的佚文。總之，這類東西，即使是節鈔或轉述，也難免有失原意，何況更多竄亂。(四)因之，要考察《太平經》的作者和本來思想面目，仍應以五十七卷經的本文為主要根據。

按《後漢書·襄楷傳》所謂「神書」，本來就有兩種：一為襄楷疏中所說「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」，一為襄楷第二次上書提到的「前者宮崇所獻神書」，亦即范曄所說「初，順帝時，琅邪宮崇詣闕，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所得神書一百七十卷。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，號《太平清領書》……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，乃收藏之。」很明顯，兩者都說是「宮崇受于吉神書」，但一種為順帝時宮崇所獻的，一種是桓帝時襄楷所上的。

今存五十七卷殘經，儘管是經過改竄拼湊而成的，但細加玩研，從某些特徵，仍可加以區別，至少可分為三類：

第一類：為「問答體」。即「真人純」與「天師」的問答。（或對稱「師」、「子」；「明師」、「愚生」。）每篇都是有開場有結尾的完整文字。而其中絕無「天君」。這類計有卷三十五、三十六、三十七、三十九、四十、四十一、四十二、四十三、四十四、四十五、四十六、四十七、四十八、四十九、五十之第六十七這一篇、五十一、五十三、五十四、六十五、六十六、六十七、六十八、六十九、七十、七十一（其中第一百八篇

除外)、七十二、八十六、八十八、九十、九十一、九十二、九十三、九十六、九十七、九十八、一百二、一百八、一百九、一百十三、一百十六、一百十七、一百十八、一百十九等四十三卷(共八十三篇)。

第二類：爲「散文體」。其中絕無「天師」，間見「真人」、「大神」、「天君」。文中常有如《老子》等書的四言韻語，如「災異自消，夷狄自降，不須兵革，皆自消亡」。(五)「陰極生陽，其國大昌；常而思之，不知死亡」。「朱雀治病，黃氣正中。君而行之，壽命無窮」。「升執其中，百邪滅亡，八卦在內，神成列行，白虎在後，誅禍滅殃。正道日到，邪氣消亡」。(六)「貧當自力，無爲搖手；此人命薄，生所稟受。惡鬼隨之，安得留久」。(七)諸如此類，甚多。此類包括卷五十中之第六十八至七十七等篇，卷五十五之第八十三篇，卷八十九，卷一百一十一中之第一百八十、一百八十一篇，卷一百十二，及卷一百十四中之第一百九十二至第一百九十六篇、第二百零三篇。

第三類：可名之爲「對話體」。是「真人」、「大神」或「神人」及「天君」相互間之對話，而無天師。文字不及問答體流暢。每篇開始，多用「唯」字，僅見於卷七十一中之第一百八篇，卷一百十，卷一百十一及卷一百十四中之第一百九十七、一百九十八篇。

此外，尚有圖畫及說明之卷九十九、一百、一百一等三卷，「複文」自一百三至一百七等四卷。與考索作者無關，暫不論。

這三類中，思想系統大體是一致的。但從文字形式看確具不同風格。而「散文體」與「對話體」却較接近。即這兩類，多有「真人」「神人」，而無「天師」。每篇開始多用「唯」字或「唯上古」。

由此可知，五十七卷殘經，雖皆是漢末之作，但非出於一人之手。

《太平經鈔》（除甲部外），不僅節鈔可能失却原意，而且往往改竄名詞，如常將「問答體」中的「天公」改成「天君」（如鈔戊頁一、鈔戊頁三等，甚多）。問答體原是没有「天君」的。經鈔又往往將「天師」刪去（如鈔己頁六），甚至將「天師」改為「神人」（如鈔己頁十六），而「天師」則是「問答體」獨有的特徵。這樣便模糊了幾種經文的原貌。故在考察本經時，只能作為旁證（其中有些部分，從內容及點滴特徵上，可以大體判定出於哪一體經文，因此這些部分也可供參考）。

其次，我們可以考定的，是「問答體」經文出於襄楷之手，寫作期間是漢桓帝延嘉八年至九年上書之前。作者動筆之初，即急急於獻上，如卷三十五中即說：「今真人以吾書付有道德之君，力行之令效，立與天地相應而致太平。」（頁三）以後，常見這樣的話：「以付上道德之君」（卷六十五頁八），「得吾書者，以付上德君也」（卷十七頁四）。甚至說：「行去！付上德之君急急！」（卷八十六頁十六）敦煌本目錄中之卷七十六且有《證上書徵驗決》一篇。在作者這種狂熱的情緒作用下，終於在偽託神道說教中，泄露了寫作的時間：

（真人）「今受天師嚴教深戒之後，宜何時出此止姦偽興天地道之書乎？」

（天師）「乙巳而出，以付郵客。而往通之者也。……」（一八）

按乙巳乃桓帝延熹八年（一六五）。

為什麼在這個年頭獻書呢？因桓帝於延熹八年春正月，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……十一

月……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。九年……七月……庚午，祠黃老於濯龍宮。」（九）

漢朝雖然立國以來即尚黃老之學，但皇帝祠老子於宮中，却是前所未有的事。這一消息爲襄楷所探知，所以急急寫成這部神書。「延熹九年（一六六）楷自家詣闕上疏曰：「臣前上琅邪宮崇受于吉神書，不合明聽。」……書奏不省。十餘日復上書曰：「……又聞宮中立黃老、浮屠之祠，此道清虛，貴尚無爲。……」」（一〇）

由此可知問答體的經文，是襄楷作於延熹八年，上獻於九年七月之後。於此，還可以將襄楷上書內容與《太平經》問答體部分，加以比較：

（一）襄楷疏從天象證明皇帝「法無繼嗣」，「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，宜修德省刑，以廣螽斯之祚」。十餘日後上書又提及「前者宮崇所獻神書……亦有興國廣嗣之術」。（二）在《太平經》中這類的東西：「今女之妊也，陰本空虛，但陽往施化實於陰中，而陰卑賤畏陽，順而養之，不能去也。陽乃天也，君也；陰乃地也，臣也，故重尊敬陽之施，因而養之，而不敢去也。」（三）明是襄楷所獻廣嗣之術。

（二）襄楷上書中舉桑下三宿故事，因而說「其守一如此，乃能成道」。在《太平經》中「守一」是最重要的教條。「本求守一之法凡三百首」，（三）如「以何爲初？以思守一何也？一者數之守，一者生之道也。一者元氣所起也，一者天之綱紀也，故使守思一，從上更下也。夫萬物凡事過於大，末不反本者。殊迷不解，故更反本也」。（四）這類守一之論甚多，不備舉。敦煌本目錄中且有「清身守一法」、「守一明之法」、「守一法」等篇。